

# 「希臘文如同一朵花，我用血汗澆灌它」 | 程嫣兒 - 莫非可以如此寫 - udn部落格

[blog.udn.com/Teresina/178555548](https://blog.udn.com/Teresina/178555548)

「希臘文如同一朵花，我用血汗澆灌它」 | 程嫣兒

2023/03/07 10:22

異國圖書館裡，遇到一位學希臘語的同鄉，那段經歷幫助作者擁有了學希臘語的動力。我們跟著作者一起來回憶看看？



「希臘文如同一朵花，我用血汗澆灌它。」說這句話的，是一位希臘文教師和翻譯者，也是我人生中一位重要的生命師傅。她學習希臘文，不是為了學術，不單出於愛好，更是為了救人。

和這位生命師傅的相處，只有短短三個月。算起來，這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，匆匆三個月，點點滴滴，卻歷歷在目。

## 圖書館初遇

初遇徐凱老師，是在希臘留學時。

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樣踏入圖書館，突然看到一位側影看似華人的女士坐在那裡，一邊看書，一邊做筆記。

我心頭一震！要知道，在帖撒羅尼迦（現譯塞薩洛尼基），能在大街上遇到華人已是相當不容易，更何況這裡是圖書館！我是馬其頓大學第一個華人留學生，比我晚一年入學的還有兩位來自北京的女生，另有一位暫讀生已經離校，除此之外，再無其他華人。

難道是她？我突然想到，前幾日聽那兩位北京女生提及，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學者，常常來圖書館看書。

於是，我慢慢靠近，清了清嗓子，直接用中文小聲問道：「請問，您是中國人嗎？」

她抬起頭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絲驚訝，但很快轉為滿眼的笑意：「是的，你是……這裡的留學生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叫程嬌兒，您從上海來吧？我也是上海人……」

「我叫徐凱，大家都叫我徐老師……」

眼前的這位徐老師，看上去五十來歲。聲音很柔和，一口吳儂細語，聽上去軟糯糯的。她的眼睛很亮，穿著風格正式而傳統，一身西裝領套裝，看上去像是從書中走出來的文化人，又像一位中學教導主任。與她聊天時，我都忍不住正襟危坐起來。

## 語言能救人

經過幾次攀談，得知徐老師早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學習現代希臘文，已經學了三十餘年。此次來希臘作訪問學者，是在報紙上看到公告後自行申請的。這個機會來之不易，也遲到了二三十年。她居住在亞里士多德大學一位傳媒系教授的家中，在此地做演講，拜訪早年於國內結識的希臘朋友，還會參與紀錄片的拍攝。

令我意外的是，徐老師學習希臘文，並非為了學術用途，也不是單單出於愛好，而是為了——救人！

她在海軍醫院任行政職務，醫院時不時會接待受傷的希臘海員，因此需要有人用希臘文和病人溝通。

「有人懂得他們的語言，這對在異國他鄉受傷的人來說，是莫大的安慰！」徐老師認真地說。

後來，我在電視中看到了以徐老師為主角的紀錄片《來自上海的希臘女人》。片中，一位希臘海員將自己的經歷娓娓道來。

那一年，他被送入海軍醫院時，傷勢很重，可能要截肢。夢裡，他似乎回到了祖國希臘。半夢半醒之際，突然聽到一個柔和的聲音用希臘文問他：「你還好嗎？不要害怕！」他驚呆了，沒想到在遙遠的亞洲，一個東方國度，居然有人用他的母語跟他說話。後來，他逐漸恢復了意識，也重獲健康，並且沒有截肢。

聽完這個故事，我驚訝極了。反觀自己，來希臘求學，是父母替我做的決定；當時的我，對希臘和希臘文都沒有任何好感，甚至於相當排斥。沒想到，令我終日愁苦、噩夢不斷、深感厭惡的希臘文，竟然可以成為另一些人的拯救！

## 手抄與複印

徐老師只在希臘停留三四個月，演講、拍片和訪友之餘，全都泡在了圖書館。

她說，雖然學了三十多年，但知道的實在太少！國內的希臘文資料不多，主要靠自學。過去在國內，偶爾在哪本書上看到一段希臘文，就能興奮老半天，迫不及待地抄下來，研究學習。在這裡的圖書館，看到這麼多希臘文書籍，如同走進了文字的殿堂，實在太開心了！

看到她的筆記本上，密密麻麻抄著大段大段的希臘文，我萬分感動，又羞愧難當……

「手抄很累吧？其實圖書館有複印機，可以複印下來的。」

「好啊，雖然我習慣手抄，不過速度真的太慢。這樣下去，可能會來不及。可以試試看複印。」

於是，我便駕輕就熟地買了複印充值卡，將書本放在複印機上。霎時間，一張又一張字跡滿滿的紙，從機器中紛湧而出，源源不斷。不一會兒，就成了一厚摞。

「這樣挺方便的！謝謝你。」懷抱著寶貴的文字，徐老師開心極了。

## 心鎖變暖流

三個月一晃而過，徐老師很快就要回國了。在她回國之前的那個耶誕節和新年，我們一起隨著旅行團到義大利遊玩了一週，拜訪了龐貝古城、羅馬、梵蒂岡、翡冷翠（又譯佛羅倫薩）、威尼斯等地。

旅行團裡都是希臘人，他們看到我們兩個中國人，便很自然地認為我們是母女。一開始我們還會解釋「不是」，問的人多了，便就預設了，省得再解釋。



### 作者與徐老師的義大利之旅（一）

在徐老師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位長輩的好學、嚴謹、負責和愛心。她對工作的忠心，對周圍人的熱忱，對所學的熱愛，對希臘文和希臘這個國度的深厚情感，以及對晚輩的關愛，都深深打動著我。

「既然來到了這裡，就抓緊機會好好學習，也要盡量融入其中。」每當我對留學生涯表示不滿的時候，徐老師都溫柔地勸導。

心鎖一旦打開，暖流便隨之而來。漸漸地，我對希臘，對帖城，開始產生一種親切的感受。



後來得知，徐老師經常在《上海譯報》、《科學與生活》、《世界文學》、《譯林》等報紙雜誌上發表反映希臘社會、文化、歷史的譯文和小說。2007年，她被希臘雅典授予「希臘文化大使」稱號。

### 一語成命定

「希臘文如同一朵花，我用血汗澆灌它！」二十年前，聽到徐老師用希臘文說這句話，是在一次演講中，由電視台轉播。

現代希臘文的發音重而硬，在我聽來，徐老師那帶有吳儂軟語腔調的發音，比希臘人說得更柔和悅耳。對於這句話，我雖頗受感動，但總覺得肉麻，甚至有點可笑。現在想來，真是少年不識句中意，到後來，卻是一語成命定！

許多年後，在學院的課堂中再度遇見「希臘文」，我百感交集！原來，兩千年前的通用希臘文是書寫新約的語言，它與它背後的故事，確實值得用一生去學習，去澆灌，去傳揚！



作者與徐老師的義大利之旅（二）

「久違了，老朋友，你可知道，當年若不是徐老師，我可能不願意與你交朋友？！雖然你和我以前認識的不太一樣，但是，我們註定一生都是朋友。」

如今，徐老師和我有十多年未見面了，不過，我們是微信好友，定期問候寒暄，偶爾談論有關希臘文的種種議題。

謀略萬事的那一位，在天上俯瞰著地上的一切，微笑著……

-END-

## 作者簡介

### 程嬌兒

自幼喜歡文字，大學時留學希臘，一度墨盡筆枯。後在機緣巧合下擔任華文報社記者，重新拾筆。目前攻讀聖經研究博士，同時任學院院訊編輯。